逝去的老人，永远的乡愁

-致诗人余光中

昨天，台湾诗人余光中逝世。

《乡愁》，多年前就读过，是最打动人心、最优美的一首诗。

曾经看过采访台湾文坛代表人物的纪录片，其中有几集就专门讲余光中；印象中余老是一个和霭、淡然的文人；六七十年代，台湾在蒋氏白色统治时，余光中一批文人组织诗社，办纯文学刊物，不谈政治，一心给台湾人包括自己找一份宁静的心灵家园。

以余光中为代表的台湾文人，还有他们那一代随着国民党败逃台湾的文人、政客、军人，作为异乡人，对曾经生活过的大陆，有着刻骨铭心的乡愁；从政客阎锡山到蒋介石，从文人张大千到于右任，从他们的谈话中、日记中、文学作品中、画中，无不反映着这种浓浓的乡愁。

关于乡愁的诗、词，信手拈来。

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

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

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；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映红。

……

乡愁，从古至今，一直未断。

秦始皇一统天下后，改分封制为郡县制，在中国南部设多郡，有一次人口的大迁徙；当这些人背井离乡，想起故乡时，难免泛起乡愁。

历朝戍边、屯田的军人，在清冷的月光下，在塞北的寒风中，抱着长枪，泪流满面，想起远方的故乡和家人。

郑和下西洋，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；一批批人下南洋谋生，在异乡，在异族的焐热环境中，擦着额头的汗，想起的是回不去的故乡和渐渐谈却的乡音。

闯关东、走西口的汉子，驾着马车，虽然孩子老婆都在车上，在漫天的黄土和一望无际的平原上，汉子还是想念家乡的山清水秀和吴侬软语。

元、清入主中原，少数民族的强者坐在中原富丽堂皇的宫殿中，享受着中原精细的美食和奢华的生活，在喧哗后，还是想念草原上架起篝火、烤着羊肉、喝着奶酒、唱着长调的自由。

当代，乡愁更让人感同身受。

几千万的海外华侨，无论是什么原因走到了异乡他国，在每年的农历新年，还是要想起那才是中国人的新年；圣诞树的灯火灿烂，比不上家乡的大红对联、响亮的炮竹声、舞起的龙狮和街坊的拜年。

为支持国家建设，三峡的原住民背井离乡，被迁移到祖国天南海北的许多城市；他们在各地都得到很好的安置；但每逢佳节和祭祖的日子，想起家乡的山、水，他们再也回不去了，这份乡愁更加的动人心魄。

改革开放后，农民走出家乡，成了农民工，为城市建设贡献着巨大的力量，推动中国城市和经济的发展；教育更加普及了，许多农村和小镇的子弟通过考大学，到大城市学习、生活和工作；他们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，是生活的城市的建设者和市民，当春节和节日到来时，他们又回到了生养的农村，那里有他们的家人；他们成了夹心人，他们不再适应如老辈人一样那样平静地生活在那片土地中终老；他们的面临着：回不去的故乡，融不入的异乡；这是当代最大的乡愁。

乡愁是大时代、大变革的产物。

乡愁来自地理的隔离。

乡愁因为回乡的不易；乡愁因为回不去的故乡！

当某一天人类移民外太空或其它星球，也会产生对地球的思念--“球愁”。

乡愁是我们美好的一种感情，乡愁是一种美妙的感觉。

乡愁一定会存在；所以，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切，过好每一天，不留遗憾。

爱身边的人，爱自己的家乡。

当生活让我们远离，也记得常回家看看。

从更大的格局和视野，时代、国家、事业和家庭让我们远离，从而有了乡愁；面对乡愁，我们应该坦然地接受，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；这未尝不也是一种幸福。

乡愁让人牵肠挂肚，乡愁也是一种美妙的情绪。